

思痕录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名作佳构赏读丛书
中国广播出版社
台港作家精言选粹



I267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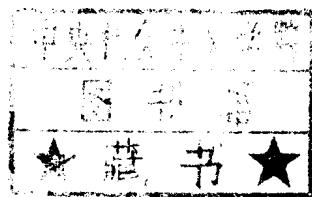
85485

思痕录

——台港作家精言选粹

钱 莉 孙 立
田晓弘 编
关喜波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07942

(京) 新登字 096 号

责任编辑：李晓玲

美术编辑：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迅

书名	思痕录
编著	钱莉 孙立 田晓弘 关喜波
出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政编码：	100866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6 1/32
字数	172千字
印张	10
版次	1992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1992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8888册
书号	ISBN 7—5078—0482—8/G. 294
定价	5.50元

序

白少帆 教授

当今台港文学，是中国文学大纛下光鲜的一帜。

翻开中华海上名作佳构之页，字里行间，每易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既浓醇郁馥又清逸澹远、虽属不期邂逅却还似曾相识的况味。这也是一种犹如云水相关的情思。因为，我们正鉴赏着海峡两岸文学艺术中相互辉映的——恢宏的民族志业，精深的传统哲理，博大的人间悯爱……

可在清季那段失重的历史，台湾和香港这两个海上的中国社会，遽沦为孤雏零雁般的身世，那儿的华

夏子民，经历了数亿同胞曾所未有的经历，而彼一百年间，祖国大地之上的风云反复与人事沧桑，亦未必悉如域外手足同胞所臆知体会的。以是，渡尽劫波的乱离儿女，遂与母土社会相对形成两岸三方之局。其地理及心理上，存在人为的阻隔；文化及文明方面，存在人为的差距。

十度寒暑以还，大陆学界为此立定一桩信念，并付诸实际。其中，他们致力于开拓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领域之同时，尚营造一项包括编辑出版业务在内的文学渠道工程，以联系两岸三方的华夏文学血裔进行语言沟通、思想交流、学术研讨和出版合作等，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及信任。

一九九零年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计拟印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名作佳构赏读丛书》的消息传出，迅即受到中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为首的学界同仁之重视与支持。两厢意愿汇合下达成一个共识，即从普及优良作品的阅读欣赏着眼入手，出版系列的兼具学理性、真纯型、精粹化的当代台港文学新品类读物。咸信，此对内外交流及学科发展将产生良性效益。

我等亦谨恩希望，今后推出的每一系列的集子，其内涵所在应为读者向往的文学空间之一；在被乐于接受之前，先接纳不情的挑剔。

作为一个十年寄迹、归梦未偿的台湾岛人，于燕市游艺的生涯中参预了这套丛书的编纂。个人还有如是企想：唯愿这些书中的篇章字句，能化作叶叶扁舟，载动你我，泛渡鲲洋香江，使之不绝往返于三方两岸。

信其然，不是幻。

一九九二年三月，北京

出版说明

为了给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从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促进全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交流与推广提供媒体,我社出版了这套文学评论专辑《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名作佳构赏读丛书》。这套丛书不论从框架结构评论的文字和所评的作品,还是图书装帧设计,都经过编者的精心构思。特别是评论打破了以往纯理性的作品分析的传统,而是从作品出发,潜心感悟,达到同作者心灵的沟通之后,再对作品做出评价。每一篇评论的文字亦是一篇散文小品,同原作一样可令读者品味玩赏,这是一种探索,可以使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领略欣赏中华古老文化透过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所显示出的瑰丽丰姿。

使本丛书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首先要感谢台港文学研究专家白少帆教授,感谢为丛书编辑评论而热情工作的港台文学研究工作者,尤其要感谢的是为这部文学评论专辑提供了品味高雅,意蕴深厚,文辞隽永的评论对象的诸多海外作家。因为山高水远,联系不便,加以引用作品浩繁、作者行踪难寻,在出版之前,未能与全部作者取得联系。对未能取得联系的作者,我们除致谢意之外,还在出版社保留了稿酬,随时欢迎作者联系领取。

这套丛书是作家、评论家、出版社圆满合作的结晶,还望它能受到读者朋友的青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次

/人世间/

/风景窗/

/有情天/

/理趣国/

人
世
间



狂人不可为，但待人处世倒不妨狂放一些，处事亦应疏狂些。因为狂可以使自己看得开，放可以使自己想得开一些，疏狂是让自己活得更无拘无束的态度。

温瑞安《水性杨花》

世故是成长的必然阶段，甚至是成熟的必然结果。任何正常的人生都必须成长，这过程自然有所获，有所失，有取予，也有舍弃。一些在十三、四岁喜欢做的事，在十八、九岁便不喜欢做，到廿三、四岁便不适合做，至廿八、九岁便绝不能做。世故没有什么不好，有些时候，为了使自己和别人同时都能活得好一点，世故这润滑剂是必须的。

温瑞安《水性杨花》

我们都希望“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是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没有人可以事事如意。反正世界上男人很多，女人更多，能喜欢就喜欢，能爱就爱，能结婚就结婚，只要彼此都有“心”就好。如果，为不能完成的恋曲苦守；或为不能相守的婚姻长痛，都是愚人行为。

想想，我们都是平凡的常人，一人一生最多不过

思痕录·人世间

3

百岁，只要自己认真地对待自己，做事负责，即使是男女关系，一样可以处理得相当正确，就算受人非议，那也是别人“多嘴”，不要理会即可，相信吗？快乐是由自己创造的。

谭永利《红尘之中》

情感转折跌宕，所激的壮阔波涛，有一天会平静沉稳下来，海面上风平浪静，日升日落，律则如常。在生命的烈焰中，辗转焚烧的灵魂，有一天也会自灰烬中转化为永生的凤凰，成就美丽的轮回。为了害怕沉舟没顶，不敢迎向波涛，为了害怕自焚的痛苦，不敢蹈身浴火，这都是凡人的心肠，自然无法成就至高无上的爱情事业。然而，人生的盈盈杯盏，苦涩与甜美，都能够任随我们的心意吗？

蔡碧航《记得绿罗裙》

女人生活在男人的庇荫下，因是可喜，如果求而不得，也不必自怨自艾，一样都活得理直气壮，方才痛快，因为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周秀珠《我为什么选择了离婚》

不管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人总是希望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收获”！因此，每人都很容易走进“斤斤计较”的现实中！但是，或许，当你不计较报偿而以出自内心的真情，力行一事时，那才是对自己及别人最珍贵，而最有价值的时刻呢！

叶绿娜《夏日缅怀》

不知道哪个颇有名气的家伙说过，“男女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离开。”该家伙一定吃过女人的苦头，才发出这样的牢骚。但这牢骚却是用血泪换来的。一对夫妇既已貌合神离，看见对方便如芒刺在背、恨不得分尸灭迹，不管它原因是啥，与其将来真正发生社会新闻，丈夫杀妻，或妻子杀丈夫，不如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柏杨《柏杨妙语·人生篇》

人生非常象下棋……

但在另外意义上，人生比下棋悲哀。一棋既毕，再行交战，用的还是原来的棋子，而人生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一场上演时，却是新的棋子，旧棋子都扔到垃圾箱里，恭候牛头马面前来打扫清洁时，倾到阴

山背后，再出来折腾的机会很少。

柏杨《柏杨妙语·人生篇》

人生就象没有底稿的舞台，在逼真的演出中，犹有缺憾。

初民安《站起来吧，男人》

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说得极易。

《人间短歌·人间小语》

别当最有才智的人，宜作最有德行的人；勿当最有权力的人，只作最真实、最方正、最严谨的人。

《人间短歌·人间小语》

我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心灵是天真纯净的，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尽太大的力气去寻求，这个人生不需要我们费尽太多功夫去理解所有果实在未形成之前，它的花开是短暂的，短短的生命，短短的永恒，有

的是欢愉、温暖、美好。有的是感叹、悲哀、落寞，有的是怜悯、期待、激励，在这个广阔多样的世界，在这般复杂多种的人生，多的是令你又惊又喜的心情，多的是令你又悲又哀的歌声，就看你如何去感受，如何去吟唱，只要短短的，一点一滴的，就会形成象一条江河在你的内心激荡不已。

《人间短歌·短暂与永恒》

到了真正寂寞时，是根本不想用任何行动去排遣寂寞的，还能有兴致想法子去排遣，那不是真正的寂寞，到了那种境地，除了寂寞下去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

倪匡《梦中的信》

自然，没有必要去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环是欺骗。不过，骗他人可以，骗自己，则大可不必，一个人若是在心态上自己骗自己，那是十分可悲的事。所以，有的问题是沒有答案的，就承认沒有答案，有的事是沒有结果的，就承认沒有结果。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就只好这样。

倪匡《梦中的信》

后悔，作为一种情怀上的舒展，作为一种浪漫的呻吟，自无不可。若是真正悔之欲死，全然影响了生活，实在大可不必，事情既然就是自己做的，自己决定的，再后悔，也无用处。停下来后悔一下，当然可以，但停了一停之后，还是要继续向前走的，可能又是若干日后果悔的路！

倪匡《梦中的信》

当往事冒出来之时，可以把它压下去，也可以把它更提高些，细细回味，慢慢咀嚼。

然而，必须明白的是，往事毕竟是往事。

倪匡《梦中的信》

人毕生的回忆，很可能只为一个回忆不了的回忆而存在，这中间没有什么妥协或讨价还价的余地。

许家石《七千年的》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

以成其伟大。

林语堂《一夕语》

我明白，求生治学的路上，是何等需要一颗明智的心，和勇于探索的虔敬胸怀，藉着爱与智慧，去完成每一项自许的誓愿。

陈铭磻《幻魔的游戏》

在这世界上，既没有谁不可以没有了谁的事，在江湖上，也就没有失去了谁就不可以的情形。聚散匆匆，今天如生如死，同生共死，明天的天地茫茫而不知；今宵的酒酣耳热，肝胆相照，明天的相忘江湖，你患你的肝炎，他生他的胆石。放开怀抱，放眼天下，在人世同坐在一树荫下，也是八百年前修来的缘份。缘在情浓，缘去挥手，就算是天涯的哀伤汉子，日暮临歧，也不要涕泪交零，勿让再见时不够潇洒，勿使分手时过于悲惨。

温瑞安《水性杨花》

一个人能够贪生怕死，总是件好事。因为一个人

思痕录·人世间

9